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三

明 楊慎 撰

大理府志序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瞻浸蒼
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
又裒然育烜然緝犁然有當於中州之奧區卓乎無謝
於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
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為邇封陸終

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產里為湯亳之貢
國濮人為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顓
為通道始而唐蒙為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
紀若韋臯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
所著雖曰明列實則錄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
之王景常籍弓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
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
本山川有憑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溫

泉郝公按部駐郡繙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
默泉吳公參相龍山沈公僉憲膠峰安公板令於太守
龜厓蔡公二守小溪王公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
御中溪李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
且諸土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
創新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
時則龜厓公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蹟
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一

鼎新之資飾之輪之負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之蘋
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為新志之助不亦多乎慎也恩
譴裔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授館僦廛香界珎岑
昔饒解鞍橫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曰僭杜征南
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劍州志序

志流別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倣于河圖雖迂怪弗
稽實志初也至禹貢職方則大備矣劍以山形名州人

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謂即劔道之谷泝其世正際九
丘而岷山之精上為井絡見河圖文實今井絡關劔首
區也奚待禹貢職方始著梁益哉三代以還劔代為要
害地唐為節度雄鎮領縣有八碁布於環三四百里內
連城擊柝相聞也今登高望之歷歷在目迨國朝劔獨
遠於宸極最為叢陋四境相距千里遼絕二百里而遙
始得縣一百里而遙得驛三十里而遙得郵繁雄昔如
彼也荒陋今如此也豈獨時運則然抑亦王化有遠邇

與官其地陋其土窳其政者往往是也武緣李白夫璧
來守是邦獨事振厲希古良牧拓城池奠廬井立鄉社
新學宮祀鄉賢表名宦公館郵置皆鼎新之勞以身先
教以身率劔之士久為荒解至是有裒然舉者始也余
徵其政於聞既而北征路貫劔門又徵之於見白夫出
其所修劍志繙之又徵予耳目之有徵焉其土俗民風
炳如也將無望於嗣守者與斷碑殘碣遺大墜什拾于
輿突荒甃者又裒聚此卷若與景陽子厚之銘少陵謫

仙之詠競其英爽過其地者覩其山川若生色焉斯州
也可無斯志夫白夫請余序在正德己卯成之歲則嘉
靖甲申時白夫已還秩去劍云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厯服之十九年實惟閏之一章入庚子部
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於
葺試寘曷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于素乃以布政司
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

流末官咸慎選精遴昉局隸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二入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曉擇也先長夏回星淖鴻湛馨及初商應律啟霽升陽乃甲子鑠院御史蒞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鏘之爰爰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

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
拔簡其試之中得卅人鏤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
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
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
之刪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于
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
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
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矣我太祖
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前朝之晦盲否塞復三
代之醇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之文而章
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
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賡
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
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
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禮次

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
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著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
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
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跡厭觀理之煩貪居
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
貫滄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
異瞍瞍誦詩閤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
此視漢唐諸儒且慙焉況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

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皇上遠述唐虞
近法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
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
士迓穆穆之衡行婉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命
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況爾滇雲聖祖嘗有諭
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久
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有刮目矧
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最哉今日

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最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徵榮靈假於諸士子脩書以俟

雲貴鄉試錄後序

粵嘉靖甲午秋雲貴大比登賢書成某也當後錄以終義則臨文盱衡而贊曰喈蔚矣哉滇之文乎其士之修辭崇古齊軌中州近則有唱第于臚句魁選于春官者矣茲舉也一一焉彬彬焉限于額計而弗獲兼登者尚繁有士蔚矣哉滇之文乎恒言目滇曰遐域某也竊載

稽古滇域非遐也青陽黃軒之封壤也黑水玄禹之導
跡也逮德下衰靡莫據鬼方擾矣建武葉榆氏郡永平
蘭津開路德又下衰而鐵橋阻玉斧畫矣跡是以論非
德盛而流光化行而服遠乎故曰地過日月之表誠登
三咸五之盛跡也我太祖高皇帝德隆黃夏業懋炎漢
以世運輪衍之實五帝之黃也三王之夏也漢又不足
言也滇之啟閉合分足徵之矣不然何黃夏啟而殷周
閉兩漢合而唐宋分乎故滇文之蔚也實彰聖代文治

之廣矣大矣況漸漬以百六十年之育養哉今皇仁聖以
文致太平明詔於文體三致意焉士生茲時沐浴涵泳
能無慨然矣乎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子諸士詎以遐自畫乎奚足以文為擊悅之藻
也飾羽之畫也見其外矣未見其內也聖天子所以寤
寐賢雋以臻三五者如茲而已乎先正有言學者博誦
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某
也於斯文無能為役敢藉是言為子諸士誦之以終鹿

鳴之義

貴州鄉試錄序

嘉靖庚子秋八月天下鄉試期貴州巡按御史某實監臨焉制度數議品式宏槩撫庀續食豫支用實文科攸始比友邦則勞倍矣巡撫副都御史某鎮維重臨士爭快覩提調則布政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入試之士凡若干人提學副使某所遴也先某應聘于邁途貫重阻山則侵霄谿肆無景草樹蒙密分天闕日虎豹之所穴

猿猴之所捷上援弱枝俯蹈弱泥步者鏐櫬利屐騎則
絨鐵鑿蹄晨與雞俱興夕篝火猶登信天下之至險且
遠也及將入其會城則山經水緯壤沃屋潤鬱鬱乎葱
蔥乎曰有開乎文光矣展采之儀腆郊勞之飫豐融融
乎泄泄乎曰垂精于文治矣逮鑠院則白盛青堊黃簾
綠幕輪奐改觀心神怡曠嘖嘖乎藉藉乎曰助飾乎文
事矣三試竣事分經閱卷文則彬彬有中州風其敢以
遐異衡述改鑒乎精覈嚴復得士之中式二十五人梓

其善文二十篇為錄以獻嗚呼天生五材肇于水究于土人有恒言曰水土水土人也者非水土不生而非水土所能圉也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用貯列而獨怪其詳于物而略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人怪其詳于民數而略性與俗何哉及汜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方之未詳於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齊楚越魯燕宋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解皆在水固之地里列秦蜀

至吳粵凡十三國而游俠而柔弱而剛毅而險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唯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今何啻若槎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稟於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是故君有分土無分民師也者有教無類粵稽諸古大

禹出於西羌也少連生於東夷也是皆夏周之聖賢也
降而漢唐相如起于巴蜀九齡出於五嶺歐陽詹挺于
閩海姜公輔生于愛州抑其次矣皇明區域遠過日月
之表越五帝而並神農文明之化則軼三代而鄰唐虞
貴州古之鬼方黃帝所娶之國唐之夜郎李白遠流之
鄉聲名文物之見止此至我太祖高皇帝始郡縣之衛
戍之庠序之取鱗介而衣裳之列箚砦而闔閭之百年
以來道潤德洽文覲武匿昔也鬼方今也拱帝鄉昔也

夜郎今也觀國光茲聖天子崇古尚賢表章經術釐正文體天下喁喁爭相嚮風先是三年為丁酉實始開科增額貴州之士磨礪脫穎括羽入彀是春登禮部之士遂得四人視往昔亦三倍矣盤江崇安之水若清而深黔中羅甸之土若畝而金士乎士乎其能重乎地乎地乎地乎其重係乎士乎自今以往因文以貫乎道友今以尚乎古上焉可希乎夏周之英不及則亦不失為文章之司馬歐陽功業之九齡公輔其勿以遠自畫地自

限哉某於試事無能為役而授簡僭羣言之首請以瞽
誦敢告勸駕

三楚壯遊詩序

南國寄梅謁來小雪東橋折柳行指孟春溪山之征邁
紆懷岐路之睽離軫念爰鳩同調乃燕將歸楊子伯臣
者連然韻士也多才多藝不忤不求詠詩考槃數易蜚
遁山梁飲啄遠樊籠而無心江湖浮遊捐鐘鼓以不享
楚澤非淹於桂樹周原實睽於棣華萊服承歡潘輿送

喜江魚入饌橋燕留人紹陳氏之英靈珠星聚夜分謝
庭之蔭蔚玉樹搖春解佩弄珠逢漢濱之遊女引商刻
羽和郢中之騷人將辭敬梓之邦漂過折麻之地余衰
卧天一柱子行望月兩鄉他日清風自深玄度之想茲
晨零雨得無子荆之詩分題古詩五言合為各體一卷
題有楚字者詩緣楚吟也

周受菴詩選序

粵若稽古吾蜀詩始萌芽蠶叢有日月二章蜀著龍歸

三曲蓋開塞未通禹貢以上時也隸風有江沱即沱潛之域頌稱清穆乃吉甫之詩聖垂刪述賔而尚矣炎漢之興司馬相如體物瀏亮之餘復制郊廟樂府之作溢為封巒天覆之詠中葉擅名四海為雋焉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降而劉灣雍陶符載李遠唐求苑咸之徒振其末響蘇文忠公宋代詩祖而輕軫後進云文章妙天下詩律不逮古人蓋規磨之談媚嫉之訾耳唐庚韓駒巽巖後溪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

嶠襲其殘芳元則虞道園兄弟鄧文原父子不隕其披
藻以開皇明嘉州楊孟載青城王汝玉成都袁可潛徐
遵晦富順晏振之近得宜賓牟君倫長寧侯汝弼嘉州
安公石程以道卓然名家往年慎修全蜀藝文志載之
不能盡也廣漢受菴周公穎異秉資宏深績學經術古
丈之餘剩為冲融寂寥之句自筮仕至長憲外臺不廢
披閱討論可謂曾有萬卷書官輒秦邊晉塞桂嶺昆池
可謂足行萬里路發之紀行詠之邊徼和之友生寄之

山水子夏之云止禮義莊周之云道性情管子之云紀
物陸機之云緣情左思之云詠史阮籍之云詠懷實皆
具體棘之和衷觀之可以備圖經行之可以裨經略豈
曰流連光景云乎世有為高談者曰作詩無益則詩教
可廢商賜其衰矣受菴公以冊藁示慎且曰選纂不必
多古人無多也慎快讀三復摘其必可傳者若柯篇題
曰受菴詩選又序吾鄉詩之萌芽流裔以傳受菴天下
士而尚友古人者慎以一邦一邑言陋且隘矣繫亦尊

鄉敬止之私耳尚埃海內名鉅掬為大序茲其樂韋之
先粃糠之前云

宋封君一嘿壽七袞序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屆
風清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先是
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文不鄙
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慎也屏居遐邇未及拜翁而
因公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含百善嘿定十差此

言近理以吾儒印證之洪範之稱福壽魯論之稱仁壽
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矣以知其然也嘿焉而
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雷聲嘿以立象是仁
也嘿識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
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豸
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
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
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

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
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
李元爽百三十六歲為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
三十歲猶以易教授援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况
今皇上誕敷皇極斂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壽域而
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以
首鄉國魯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也請
因陳林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為悠遠之徵於百齡外

云

玉岡詩集序

昔人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富貴才
蔭之難兼也走竊以為規磨之論觀乎治古以上咎陶
之賡謠八伯之屬和周文公之頌名穆公之雅祭公之
祈招吉甫之江漢大抵以經濟為才而勛華為蔭矣迨
其下衰猶有先軫之敷詩祭遵之雅歌又其下衰尚有
曹景宗之韻競病斛律金之歌勅曹將軍之應制岳

忠武之北伐又不離楯鼻刀環而兼夫縹囊緗帙事業
文章之說其然豈其然乎明故太師黔國沐莊襄公開
國功臣黔寧昭靖王六世孫也自二王作屏于滇南羣
公繼之當就日之勲翊開天之業萬世大功一代懿佐
時則颶回霧塞而沉烽靜柝成周所稱方召之倫何以
度越蓋開國之臣未之或先也蟬嫣相繼重公屢將傳
珪襲紫滇越世守忠愛流裔屏翰一方廟食百世又魯
伯禽齊玳公之所難蓋守成世祿什百倍蓰而未之先

者君子曰昭靖王之亨屯難也壯以貞惠襄侯之克負荷也疑以愿忠敬王之啓國封也昌以大武襄伯之固封守也鎮以謚榮康公之討叛夷也才以武至繼軒公明經術崇文史與儒生埒能偉矣武僖公之光成業肅邊徼與名將為多傳都督公蚤世而莊襄公承之時值敬皇臨御十八年間卧鼓舉爰鶴膝犀渠無所於試麟蹄兔穎競用相高投壺推歌之餘緩帶輕裘之暇文人韻士遊行於金碧之間刺燭擊盞聯詠於玉岡之上是

又足以黼黻乎御雲而芒耀乎化日推其意也直與卷
阿江漢同流而還視昔人寶刀金甲之懟長驅直搗之
卒有不倫矣輜軒之采風樂府之演雅猶將求之而況
嗣業承家庸已於傳乎敏靖五山公公之嗣也手輯其
遺編為六卷南園張公序之將命梓人而未就緒乃今
太保上公嗣之思繼志以傳乃命永昌戍史慎繼序之
慎昔叨史局紬書石室獲見昭靖忠敬遺烈於洪永寶
錄洎罪謫南中翦拂於公家節下廿年知其閎閱勛華

最悉焉故槩舉屢世功業之大者以終義若夫詩云前
序備矣

送卞蘇溪歸敘州序

瀾滄兵備憲副敘州蘇溪卞公黑髮辭榮急流解印臺
省諸公力挽苦留不得也或曰公年未踰耳順而遽願
高卧無乃非古人七十致仕之禮乎公曰古人四十始
仕今則先廿年而已牽絲頗弁矣既先禮而仕今先禮
而休不亦可乎莊子有云身在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

下則從神無惡乎此為心乎仕者言也若予者身纓紱而心林壑久矣亦從神無惡乎強予不從必有飲冰內熱之患矣留者無以解也乃聽其馳疏焉予既惜高賢之去而又喜勇退之有人也因怪唐僧贈韋丹詩謂相逢盡道休官而林下未見一人噫吾黨穠於世味乃為緇流所嗤詠乎然如公者飄然絕塵於千載後始知不可輕訾古今而淺測賢達也近者綿州瓦屋高公富順右溪謝公遂寧梓谷黃公成都玉林許公一一皆耄老

引去見于邸報士林傳馨以為蜀之盛事及公而五矣
故知范長生勾台符張白雲蘇雲卿之流山水所鍾風
氣所自固應爾耶嗚呼吾求之古人稱楚子文之美為
其去令尹而弗憂言鄧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
然其任止在君非恬退由已也求之古人且難而況今
人乎東坡先生有云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乎垂老鍾鼎
之貴豈能辭榮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敝古今一途是以孔門行藏夫子獨許於

顏氏周易進退文言不及于賢人由是論之公之茲歸
不獨褫身可以振俗矣敬書其事庶續傳益部耆舊者
有考焉末綴以長短句一闕用代驪駒之什云歸去來
兮羨公高致衆里堪齊記繡斧行邊風生貴竹青油開
府月朗雕題黑髮功名丹心事業卿棘公槐行可躋問
何事急流勇退力挽難稽公言某豈栖栖奔走紅塵
早歲迷況夜鶴帳中滇雲直北春鵲花底蜀日平西布
襪青鞋水邊林下尋壑經丘一杖藜喜吾鄉散仙多侶

勝日招携

韓太之赴徵命序

韓侯受命來尹新邑越有文告曰我尚稽古蜀土惟遐
埴壤滋沃歲其有恒有秋民鮮懷蹙厥今日替初哉肆
者弗靖用勤師于春違爾農秋伐爾刈俾析爾聚凍爾
葆洪降困騰師甫救功藥傷補敗爾尚未旬攸宅復大
役于林衡茲惟京室之構材程矧敢勿亟身庸具劬口
率其索天弗弔爾民曷其有甦天子俾我作牧爾邑既

岐道候人其勤爾版籍匪衆勞其未渠康艱哉明聽文
告以自甦爾何勤非生何貞非賦何懷非刑何備非武
何崇非德勤生作富貞賦作忠懷刑作祇備武作勇崇
教作乂我聞曰爾俗無膚險構辟其有爭禽愆餽則麗
于法我罔俾輿臺五百騷騷爾厥象攸召爾無我後爾
有城郭溝池遂弛禁呵衛闢宵通旅自今以始其毋闢
宵通旅輜來其留止里禁設勿野施互櫟爾則不聞鳴
犬之聲我牧用靖哉我民惟慤俞政乃和庶姓用莫既

最乃績天子若曰猷載旌別匪逃或遺其式是邦憲我
民不斃于新命者幼率絜鞮鞢鞢鞢曰侯竭去我之有
侯猶寒有帡幪猶饑有膏雨竭去我侯邑師氏偕命士
曰陟典在茲俾侯澤罔屯侯其往哉作廷納言言悉攸
行膏澤誕播在無疆爾民亦被茲無疆澤爾曷煦懷惠
無亦惟節趨是速退已復進曰侯實不貪曷用致我忱
貺乃為詩以貽侯名之曰清江侯行自侯受命至錫命
惟三年

送趙從之序

正德丁丑春二月詔以兵部職方司郎中趙君從之為四川按察司副使實兵備建昌蜀司憲臣號兵備者六居南曰敘瀘居東曰東達居北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地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大渡其梁度索其連烏蠻其距吐蕃其利鏐鐵故其兵犀銳其時瘡痍故部使者罕至其控衛所無州縣故人勇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其望成都

亦千里故有事則艱於達聞此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何以煩天子之職方哉而當軸薦之當宁命之人以為咸宜何也事事有備備不已重乎守在四夷邊不尤重乎況職方職掌地圖險易之利辨夷蠻戎狄之民與才用穀畜之數及城隍烽堠之政其利害也周矣其經畧也久矣非冒焉而姑試之云也去年從之在職方時北邊告急偵警騎達于白楊口不見動勦立致退靖以茲而臨一方又非冒試焉而必其效者也渡瀘水

服南人思武侯之威徙臺登奪蠻險繼文饒之績吾於茲行卜之矣

送成都府胡同知序

平涼胡侯承錫以正德庚午歲來知蜀之鹽亭政既有成矣又移治吾新都惠我邑人三年于茲輿人誦之曰秦蜀相隣孔邇之途我侯之官不携妻孥最爾我邑抗稻之國我侯朝夕脫粟是食爰乎艱乎匪侯之來城不完乎艱乎爰乎匪侯之力城不守乎輜車之使采民風而

得之曰賢哉此令也不以家累自隨而甘清苦可不謂
廉乎能扃鐫土宇而捍民之大患可不謂才乎歷兩邑
而民戴之如一可不謂難乎乃疏其名薦之未幾擢同
知成都成都蜀郡首同知太守貳任亦重矣侯自為縣
而得之異選哉吏政雖遐不遺民譽無不上逮旁近州
縣司牧寄者聞之將益勸於良千里之民望之冀將大
受其福仕之重責之重也侯無畫哉凡今之仕者有三
患操水蘖者廉矣患在乏振厲理盤錯者才矣患在賤

清素兼此二美者難矣患在永終譽過此以往則雖古
之循良何以加焉侯既廉且才實兼二美人之難侯之
易也尚能不扭既效以怠成不替初服以移節則豈徒
一方戴之將天下賢之不惟今茲誦之將後世傳之矣
昔漢呂乂歷令綿竹新都始以隱恤之稱首於諸城後
遷守成都復播清能之號光于史冊以侯今日之出處
擬而論之若出一轍視履考祥尚無前人專其美哉

夏小正敘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
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
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
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
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
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
場功峙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
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

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
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
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
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梯秀榮華候
在草木蟄粥伏遡陟降離隕鳴啣候在禽獸王政達焉
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為月
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
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

麟嘗為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
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
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
其宜存而不廢哉

管子敘錄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
言之也其解在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傳山高一
名形勢向子歆七略以管子十八篇列在法家據今行

世本視歆略篇目反倍益之封禪篇亡補以遷書其餘
采獲綴合宜亦多矣其曰名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
生也賢其死也焯知為後管者之論乃若闔閭之世遠
出桓後春秋之成不在仲先何稱吳王好劍士多輕死
復稱春秋所以紀成敗乎知非盡出仲筆矣弟子職一
篇蓋古小學誦雖無與霸圖而載之末簡好古者尤偉
其辭幸其傳云此書故有楊忱序旨高說竒惜今亡傳
注者尹知章題冒房玄齡遺誤如此且無篇第以為緇

病吾為敘錄之以傳焉為卷二十四吾從今中為經言
為外言為內言為短語為區言為雜篇為解為輕重以
緯之吾從古

石鼓文叙錄

慎得石鼓文拓本於先師李文正公竇臬所謂石雖貞
而云泐紙可壽而保傳胡世將所云岐下有摹即此是
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學作歌紀之今本存
焉據古文苑所載及王順伯鄭漁仲二公石鼓音皆言

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梅聖俞贈逸老以石鼓文
見遺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以茲本所載六百五十七
字完好無訛斯文所在真有神物護持邪得之不翅寶
玉大弓矣歐陽公獨言漢桓靈世碑刻未及千載磨滅
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豈得獨存又
疑此文初不見稱於前代又謂隋氏藏書最多其所志
所錄自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具而獨無石鼓遺
大錄細不宜如此嗚呼歐陽公所見謬矣隋藝文志所

收固博矣寧無絀萬而漏一乎試引前代名士之言所
及歐陽公雖復生亦必心服焉後周吏部侍郎蘇勗云
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
此可證一也唐章懷太子賢註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
灾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此可證二也高
宗時李嗣真書後品云倉頡造書鬼哭凜凜史籀堙滅
陳倉籍甚此可証三也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
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陳倉

縣李斯小篆兼採其意此可証四也徐浩古跡記云史
籀石鼓李斯嶧山會稽碑崔子玉篆蔡邕並為曠絕此
可証五也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
已訛此可証六也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
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
臣史籀作此可証七也至德中竇臯述書賦云篆則周
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後代師之籀之狀也若生動而
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又

云周秦漢之三賢今目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
壽而保傳其弟蒙註云史檣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
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此可証八也至
昌黎之歌一出則表章稱贊至矣歐陽公尊信韓公而
不從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紀述及韓而九九徵至而不
肖得矣歐九果不讀書邪此公蓋師心獨見至謂十翼
非孔子所作河圖洛書不足信無所忌憚如此何有於
石鼓乎東坡之歌繼韓而作先後如出一口豈阿私所

好者邪他若周越法書苑樂史寰宇記趙明誠金石錄
王深甫故迹遺文張師正倦遊錄胡世將資古紹志錄
所云云不暇縷縷可覆視也司馬池待制知鳳翔府日
輦致于府學之門廡護以木櫺鄭樵石鼓音云鼓亡其
一皇祐四年鄭餘慶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于是
乎足梅聖俞贈雷逸老倣石鼓文見遺因呈吳祭酒長
詩略云我欲效韓非痴狂至寶宜列孔子堂其後徽宗
大觀中始移置之辟雍復取入保殿元人移之太學刻

潘迪釋文以畢先師之志遂詳述其說以印正于海內
大方家云

古文韻語題辭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
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筮繇
盤鑑盟詛昏冠嘏誅疫釁儆教緯憲箴令禁祝圖戒銘
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宸采匪湊勺會涓
斷珪碎璧室石餘辰窺水暇日因之窺斑庶已賢奕

李太白詩題辭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卧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於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

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
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
今記云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
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
云載考公之自敘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
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
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

亭人趙挺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康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康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頌也頌薦疏云趙挺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為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

後人倒讀為山東元稹之序又由于倒讀杜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叙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為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為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為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為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
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為是
此鄉為非則是孔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
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可乎宋
景文修唐書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笑
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故詳著而明辯之以訂史氏
之誤姓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今古矣
豈容喙哉吾友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下走共為

詩者嘗謂余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李前渠詩引

詩之為教邈矣玄哉嬰兒赤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況乎毓精二五出類百千六情靜于中萬物盡於外情緣物而動物感情而遷是發諸性情而協於律呂非先協律呂而後發性情也以

茲知人人有詩代代有詩古之詩也一出於性情後之詩也必潤以問學性情之感異衷故詩有邪有正問學之功殊等故詩有拙有工此皆存乎其人也或政遇醇和則膏澤醲乎盼蠻時值宸黷則勞苦形于詠謠皆復關乎其時也若夫八伯之雲紉膏澤之醲也伍員之日暍勞苦之形也二雅三頌正之檢也桑中濮上邪之流也豈分窮達奚別古今貴耳賤目者乃云頌寢於周餘詩亡於刪後反鑑索照者復云詩在灞橋風雪不在東

華軟紅拂哉藩伯前渠李公星輶下于天邑雲會披于
江陽不鄙庸音下叩穹谷出其近作二百餘篇對閱移
時退繹旬日公性能而好既取材文選而效法唐音又
景行崢峒而麗澤大復於堂萱隴條原翎雲鴻溫潤見
孝友之性矣於協忠雙廟闕伯高臺感慨發思古之情
矣矧往體格詩一一合作絢綵風骨彬彬不偏鼎寶片
臠侏儒一節遇於獨見而知弗竢九變而貫矣輒陳虛
簡有覲實歸不揆授簡之知敢附題襟之後

霞丘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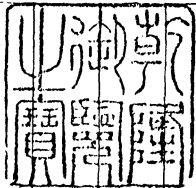
霞丘子子言氏張任于滇免而歸居怡然熙溢然懌過
余言之余假觴醕樂之語之曰止逝時也有乘之者有
遇之者行藏運也有用之者有舍之者憂樂事也有行
之者有違之者是紛紛者而奚統之昧者六之君子三
之聖人一之悲夫世徒見夫競而得冥而失以為人也
烏覩夫競冥人也得喪者天也天者得耶冥亦得競亦
得天者喪耶冥亦喪競亦喪徒敝敝役役然豈知有力

者負之而走乎內忘競冥於已外任喪得於天斯至人之德葆光之道也霞丘子室寥其言溪壑而罔測也作而曰夫子之言太玄矣抑吾聞之仕進也宦遊也進固有退遊固有歸退固宜易歸亦宜早吾蘊此久也且淹且滯幾困乃今得歸幸矣遂矣舍而藏也憂而違也非而冀也庶乎坎而止乎世固有遊而不歸者乎是夢夢也楊子曰若言遊乎舉世皆遊也遞相是也而奚可非之若又以為夢舉世皆夢也夢亦大也余與子皆夢也

無大覺焉能診大夢請誰之覺之診之霞丘子口呿而
弗吟楊子曰余為汝解夢歸賢于夢旅慵賢于夢劇歸
矣慵矣夢亦樂矣奚問覺也鄙患失乎寄去不亦樂乎
其有異乎已無愠乎辱無驚乎其無異乎有異乎無異
乎今將有辯乎子姑息子遊樂子歸余已余言矣子為
予飲予為子歌顧童子鼓箛擊節而和之其辭曰

張公蒼海客瀟灑出風塵掛冠東去飄然過我意何真
宦况冷如秋水歸興濃於山色不獨為鱸葦鹿門栖隱

處行與老龐隣隙中
光石中火夢中身
蓬萊不遠玉壺
雲液注長春
六六洞天飛步
七七瑱花仙會
好在鶴磯
濱約君携手去
我本楚狂人



升菴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升菴集卷四
五

詳校官編修_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_臣李 巖

謄錄監生_臣于時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升菴集卷四

明 楊慎 撰

新都縣八陣圖記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

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
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
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
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
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
天威神筭不騁于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
獋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
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掠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

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

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
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
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
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
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
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
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
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鏤燕然銘石藝焉

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
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
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
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
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
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
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江祀記

天子即位懷柔百神南瀆獻官吏臣慎作江祀明天子
之績大統光有神器為百神主嘉靖初元仲春吉日乃
肇修羣祀初筮于巳丑原筮於辛丑大昕具冕服御正
殿臚句傳遐致精純四馳上卿洎近臣徧於嶽鎮海瀆
古帝先王先師皇祖諸陵分命史臣慎祀南瀆大江恭
代鬯贊往監攸沈禮章有昉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
人練辰有司備物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于神明舉
燿張樂三獻望燎已事乃竣川靈答貺榮光伏氣旭旭

杲杲工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
神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尺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
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民曰罔依神亦罔依明
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厲崇豐昵
非彛明神其吐之儉壬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彫政用
糝濶下反行罔象遂騰灾沴重仍漂邑害稼叢降戾於
茲邦厥驗惟不遠今天子懋建中興基成民致神釐正
祀典京邑首覲四方毀石經之廟墮玄明之宮淫祠攸

屏秩祀孔明凶人黜伏俊良交慶元元蚩蚩咸蠲胥慼
矧曰明神其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
覲幽惟幽相明幽明禮樂厥鑒無岐嗚呼休哉爾工祝
何知秘祝于祈年飾瑞于效珍實陋往聞惟道洽德潤
滌瑕蕩穢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
敬垂鴻休於玄石

歲享旌忠廟碑記

旌忠廟祀後唐節度使夏公也公諱魯奇守武信日董

璋反東川攻遂州公在圍城中兵食盡而援不至遂自
劉死公結髮從軍事莊宗早立僅於天下驅馳中原破
勁燕潰驍魏王彥章號千人敵竟成擒於公手及其守
一隅孤城反受困於僮豎豈非天哉傳曰善死者不亡
公善死矣以身殉城以死勤事忠憤之氣凜然千載宜
其赫為明神廟食一方也歐陽公修史以死事傳之五
代之臣在是列者僅十人耳國朝敷重祀典非功烈昭映
史冊者不與大明會典所載全蜀合祀之廟七而旌忠

廟在焉豈陳寶之光景動人畏壘之私相尸祝班乎土
人每歲孟夏五日遠近相率虔以承祀祀儀禱用社蜡
顧未有迎享送神辭縣人士以為請乃衍楚辭國殤之
義摘諸聲刻諸麗牲石用薦歲嘗焉其辭曰炳管蕭兮
挹椒醕承盼蠻兮闢神宇神之靈兮毅且雄精為星兮
氣為虹著光景兮如在標晴霞兮彤彤神之來兮霄暖
舒披颯爽兮英風噓紛羽旂兮揚烏旛置霜筠兮繫雲
駒淵淵兮撻鼓噉噉兮陳竽歌振縷兮舞回裾神醉止

兮奄虞虞神之去兮靈澤下雨霑俎兮霧蒙竿留我禱
兮蕃我禧驅伯強兮逐肥蠃畝栖粟兮箔委絲凶菑蕩
滌兮休德流茲恢台孟夏兮歲以為期拜神貺兮神無
射思斗城金壁兮奠我邦土我民敬薦兮無絕終占

景川曹侯廟碑記

由永寧江下瀘州灘磧凡百十餘莫險于江門驛上下
數里皇明洪武中命景川侯曹公震往平治之陝西自
寶鷄達漢中貴州自永寧達雲南之曲靖四川自保寧

達於利州又自梅嶺橋樁達於青川而江門險灘伐石
穿漕功尤鉅且難川陝雲貴四處東西南北廣輪經緯
五十餘里置驛奠郵樁橋架棧剗險為平通夷達華航
鯨波而梯鳥道去巒岨而就夷庚其功力豈細哉乃不
易一寒暑而克襄其成殆有神哉五丁之開金牛李冰
之鑿離堆豈復讓邪公自製碑文刻之歲月工費首尾
悉具慎濇過江門見之屢矣昔年待罪史局紬書石室
訪求國初功臣姓名不見所謂景川者鳳陽黃金纂述

開國功臣錄巨細頗詳而亦遺曹侯焉蜀之郡乘亦略
不知修路濟江昉於何人非缺典歟中丞百川張公檄
納谿知縣李發建侯祠仲山羅公繼之鳳岡一軒姚吳
兩兵憲先後交速其役相續遷秩去功未落成丁巳孟
夏大巡少宇宋公按部至瀘爰命攝州事馬湖府同知
薛治建綽楔春秋歲享徵文於慎為之銘曰界首之江
達于江陽漾以長兮溯瀆湯湯亘以石梁舟楫妨兮天
啓聖皇爰命飛將西南方兮谷狠潭狂奠為夷庚比宣

房兮百八十霜功績未彰吁可傷兮巴甸滇疆闡幽是
覆廟以觴兮條革有鶴旌旆其颺匪龐涼兮薦鯉膾觴
烹豚封羊簋簋享兮徼福祈祥惟神洋洋降茲鄉兮南
輪北航往來康莊無劬勩兮渰淒昭暘芷茂蘭昌昭馨
香兮樹碣崇岡刻辭琳琅示茫茫兮

工科題名記

六科為天子親吏列署舊在掖門內會值爵攸變乃移
署掖外之兩翼其為禁近同也官名在洪武初為起居

注尋因在列者八十一人適合周士數遂稱元士又改
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乃用部名分六科官稱為給事
中有都有左右定秩為七品其為侍從同也所掌章有
參駁人有糾劾小有專達大有合舉其為出納同也厥
制大凡如此諸科故事皆有題名以署切中禁多建於
東長安之直廬在工科者舊有仕版登首景泰而止弘
治中都給事中王君漢英鐫石記之則自弘治而上溯
洪武比仕版加詳正德中左給事中王君拱之因廬災

碑闕恐墜其存復鋟之版而續以繼者今都給事中石君季瞻又惟前所題名有挂漏也乃取之聖政記取之名臣錄取之文人之集取之世家之乘以所續考重合二籍再立石焉視前大備矣夫耳目之官聰明攸寄百度萬務悉在見聞聯事交承怠以諉焉曰非職思之內也人其謂斯何故君子謂是舉也見設官之意焉見納諫之美焉見前人之績焉見後世之師焉見相觀之善焉見勸忠之誼焉見官常之暇焉見墜務之修焉傳所

謂言之可名作而可記者夫是舉也李瞻實創之王君
明遇祝君遙緒翟君廷獻相之諸科之長黃君伯魁俞
君國昌朱君應周汪君天啓王君存約相與觀厥成焉

四川御史題名記

御史之職出則布天子之憲於萬里外一方政令聽命
惟肅雖僻於絕徼徼於童稚無不風動墨吏無藝與豪
猾并植束手歸獄其良者則幸其植立引翼以自遂焉
激揚黜陟任斯重矣自先王省方之制廢然後巡行直

指之使見於史籍東西之略於是乎知之內外之治於是乎齊之重不亦宜乎弗重則弗行弗行則遠或忘遠之忘治之戾也維皇建極分天下為布政司者十三內十三道實監察之歲恒廷遣一人往按其方西蜀自古號為逖遠然去漢唐當時都極不過三四千里今國家宅冀方應北辰蜀越在萬里公私文告郵達以月期長吏媿惡簡書達以年期憔悴呻吟之民遷延冤滯之獄災沴逋逃之變一不達於縣再不達於州天日高遠有

終坐債圯而不能達者矣由是言之巡行之法天下所
均蜀其尤重者也歷國初至今茲歷凡三周甲子而道
揆法守有無遠邇昭如一日近如咫尺禮不勤省方治
不出垂拱實惟明明之憲布在萬里與共職者惟良御
史乎行臺舊有題名石在表著右首永樂甲申逮正德
丙子得九十二人積歲勒名碑方已盈丁丑姑蘇盧君
師邵來按乃伐石更端焉新碑名實自師邵始匪用銜
交承聯歲月而已因其名問其行考其時稽其事于政

庶有裨乎其說在前碑之跋實君盡言也將拓大前碑而塞之違又將使嗣者周旋其言而興起焉當寧之憂庶其可分遠人之望庶其可達官師之規庶其可盡矣君蒞蜀一年餘宗教厚俗禁慝去吏有治程民有奠業士有譽籍蓋本其學術之懿而品藻之公發擿之健以成之故卓然不愧其言云碑事適成君將致代予與為記也

四川建昌兵備道題名記

西蜀憲司臬臣奉璽書整飭兵備者六居東曰東達居
南曰敘瀘居北曰安綿居西北曰松潘居東北曰威茂
居西南曰建昌建昌其治古邛都其鎮山曰大雪其江
大渡其梁度索其濟縣撞其連烏蠻其距吐蕃其利鏐
鍐故其兵犀銳其時瘴厲故采風監使罕至其控衛所
無州縣故人悍而易法守其望京師萬里而遙望成都
亦千里而遙故有事則艱于達聞有警則易為析蕩此
五服之要服也九州之絕徼也而當宇顧謁巖廊經略

兵備之選尤為重焉事事有備備不亦重乎守在四夷
邊不尤重乎邇者嘉靖十七年以川南壤地綿亘廣輪
千里難於控制乃以眉邛雅三州八縣并建昌六衛天
全黎州二司增為上川南道文經武緯繡錯牙入建節
開府於邛而霜降氛銷歲行秋焉規撫詳矣擘畫精矣
行司舊有題名之碑而石理矠字類蟬蝨歲乙卯今
兵憲北川陸公重勒堅珉于臨邛之署以趾前美啓後
賢可謂品式備舉綜理微密矣不鄙以記屬慎昔從史

氏後不敢以不文辭公在鎮二年揆文教以淑士類奮武衛以懲不恪傍睨者初咸危且難之後乃服膺交頌焉是非走一人之言也全蜀輿人之言也

兵備姜公去思記

雲南治城西上永昌經途所亘旁多寇巢曰金鷄廟赤石崖螳螂龜山鐵索箐諸寇夷也不田不蠶劫以為世箐居則以善劫相長雄醜類婚匹女氏輒問曰爾勇能踈張而劫商乎若是者以為恒俗弘治中始州賓川衛

大羅城迷渡成普泐凡以弭之也而竟不弭時有某憲臣行部遇寇方截途二商惶迫歸命車下夷寇直前立捽二商刃之囊其貨而去若是者以為恒聞嘉靖初太倉姜公夢賓擢雲南副使飭備瀾滄首執土酋而威之曰盜所隱貨與盜同罪爾為世官而縱寇分贓乎盜之不獲何以爾為爾之不治何以我為遂罪其尤者數人諸聞者不寒而慄爭出死力以效用奉檄尅期捕賊雖元日不敢歸家無幾何巨寇尼龍伏鎖姚雋路通矣又

單騎躬至夷箐召譯人傳諭之曰有司頃無爾恤悉陷爾民為盜今吾爾撫悉令爾盜為民皮裳菜食任爾生息龍街虎街貿易往來爾能從乎衆皆攫騰摧呼曰前此我輩下山即執誣指為賊閉箐深居又難以得食求活之道非劫無由也生未嘗見官涖此地亦不聞此言有苦莫伸今上知我心又恤我生而今而後不為非矣相率解刀弩率妻子羅拜公問之曰是若母與妻耶是若子與女耶對曰然爾不愛邪對曰愛因諭之曰爾

為盜受戮身首異林所愛非爾有也咸叩頭洒泣拊心
誓曰不復為非矣自是夷民出箐為市無異編民行商
宵征哨堡晏寢百年來未之前見也夷有虧定者夙為
盜而富改業而貧妻子怨之諄語不已定曰我已矢心
為良矣從汝言脫復有犯何面目見姜公引藥自盡其
信服異類義感小人如此環瀾滄千里行旅戴之如父
母惟恐一日去也丙戌春公解官歸士君子識與不識
皆重惜之商人相語曰我曹無庇矣去之日攀鞅拜塵

嗟咨涕洟者塞塗十餘里趙州同知呂希夷因民不忘
立去思碑請文之予聞治盜有道不在勝之而在靖之
觀公之跡足以為效矣其馭土酋曰威撫箐夷曰仁威
逋寇曰義威以先攝令則必行仁以心感恩則易結義
以耻格惡則永悛由得其道也昧者為之徵調千里騷
駭一方羽檄之馳則若風飛輓之急則若流然而威之
得喪寇之靖否猶不可知也其相懸不亦遠哉嗒公弗
可留已塊焉之石胡以慰人思乎惟其良法炳然率由

勿更則為道徑而為力易是故西人之望也思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繼公者其有感於予言乎

新都縣重修儒學記

孔子之道與王化遠邇偕天地恒久盖自鴻荒肇辟神聖迭興亨屯彌綸漸次除乂以易大傳所敘十三卦觀之自網罟耒耜至於宮室書契所以厚生安性者備矣繫教化猶未盡敷也逮於唐堯之世始命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親以五品文明于是乎嘉會比屋於是乎可封

故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稱堯曰大哉而與天同其蕩蕩所謂煥乎文章者在是矣其後成湯遂有天下而孔子殷之後也生當春秋之世立乎定哀之間帝綱沉聖法斁鳳不至麟已踣乃與一時明睿英邁之才講繼往開來之學斯文雖厄於上而大明於下是契為一代師而孔子為億萬代師矣祖孫相望上下千載又纂堯之成功文章於無窮而蕩蕩與天同大焉惟時禹稷皆聖人皆有大功於民其後皆有天下然未有世系綿延與

天地並如契之後也以是知教化之功大矣天之篤佑斯文者至矣嘒在當時傳習肄業惟緇帷之林杏樹之壇舞雩之下未有宮室居宇及廩食都養如今日之盛且普也士生斯時亦何遇之盛哉吾邑新都之有學舊矣自漢文翁為守而還列城皆有學而蜀之絃誦比鄒魯文章冠天下吾邑者如楊厚之對策汝敦之孝廉父子繼美兄弟蟬聯著於史冊炳如丹青有唐初造文焰益輝學記有楊炯之碑擣辭掞千言之藻鏤石雖泐方

乘具在宋興三百年科第若櫛比則有若鄧應午之師
範五城布景範之盡節王事聖朝吳元年初趙天澤早
識劉基於泥塗以成開天攘夷之大功教化焉可誣哉
乃弘治甲子歷嘉靖丙戌廟廡傾頽妥神無所堂齋坵
醊鞠為園蔬主簿薛君海請於巡撫中丞碧泉張公素
繼之戴公暨巡按英臯喻公時提學憲使雨泉陳公銓
同聲衆允助以罰鍰而教諭伊任訓導劉士充孫翹又
汲汲經營不愆于素以癸丑上春人日經始三月八日

隆棟而木有古株躍於水中奇若禹廟之梅梁事符臨
武之鼓木天若相之成人喜忘其勞遂創此巨役畢茲
庀休以標文化之淵源以昭後進之模楷諸君之功良
有裨於吾邑非淺而食不出於頭會泉不出於口率尤
人之所難事之可紀也薛尹劉孫四君及學彥某等以
慎邑人也見委以記繪天遊聖何假雕蟲之辭大壯斯
干聊為歲月之紀用鐫靈陶俾垂永禩其工直金粟之
目董役助貲之人洎審曲面勢之詳太一叢辰之卜並

列姓名於碑之陰

楚雄府定遠縣新建儒學記

雲南楚雄府屬縣曰定遠舊未有學按察司提學副使
仰齊胡公堯時建議上請于朝始命建學盛舉也經始
于嘉靖二十六年孟秋釋菜於二十七年長至學成宜
有記縣之官師請于胡公公乃猥以慎嘗從事秉筆後
屬為記之慎參按圖經域志定遠在漢為越雋郡地三
國時諸葛忠武侯征南中營於此今之望子洞遺址尚

存唐武德中置西濮州貞觀中更名髳州後訛稱牟州
宋世淪於段高二僭夷至前元立牟州千戶至正改為
定遠州國朝因定遠之名而降州為縣百七十年而始
建學皇明文治之遙聲名之盛使仲尼之道與王化遠
邇多士生斯時斯地亦厚幸矣嗚呼漢之斥土名越嶲
者以斯地實越嶲水以彰休盛然特為僻土服遠言爾
武侯南征天威赫著而文治猶未遑唐則先服後叛宋
則畫界陸沉元雖合為一統而謫陋無譏焉國家以綱

常為治禮樂為教雲南雖去神臯萬里而氣厚風和君子道行洪武初元已入榮被天言之褒矣咨爾多士涵泳聖涯豈可以憬彼自棄乎矧髮濮之名已見牧野其歸仁膺化已兆於武王允清之代而武侯之所過化則澹泊明志之道直寧靜致遠之心學諸士子獨無興起之思乎夫學亦多說矣肇始于六經而發揮于諸儒更僕不可終而走也獨舉武侯澹泊寧靜之二言者以古者建學立師必本其地望希賢懷古恒首其儒先武侯

在定遠固名宦之首稱巨擘亦後學之指南元龜藏焉
修焉之餘而驥焉仰焉息焉游焉之暇而詠焉繹焉亦
可以為成人矣由是而之焉以上希乎聖教敢謂無其
人乎庸書以俟若夫建學諸與有勞者皆列其名銜於
碑之陰

臨安府鄉賢祠記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遺者增之嚴不在
祀法者汰之未泐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知府事姜

安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維賢詢輿議稽郡乘
師言僉同堯言攸協乃上於布政使王俊民聞於監察
御史董珊卒如若請鄉賢之祀自今日始也祠我皇明
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府知府邢公幹兩淮
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田公榮
其鮮也蓋嚴也曰居喪哀毀踰禮廬墓官處脂膏不自
肥澤西湖廣其利鄆水安其鍾考績三載最於全浙是
杭州公之行也曰瞻族而族待以舉火起家而家世其

清德守瀘州而瀘人尸而祝之守南陽而南陽社而稷之是南陽公之行也曰悃悃褫身孝友睦親膺屢薦不留歸養棄官敦行化俗蕃祉老壽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於裕孱民勇於退田畝而怯於入公府是文昌公之行也臨安在唐宋為剽分元世無聞自國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稱鄉賢者僅此嚴哉世之巧言強有力者可以百役其私智而不獲一於公議蝨於庭蠹於里陽鰈於邦剪公財隸弱產豐

屋部家華衣光佩市童調里婦矜朝露未期厭厭如泉
下人矣況能作九原凜生氣享社獻侑瞽宗乎君子謂
是舉也昭則戒違彰往勗來是之謂名教名教之謂政
首政首之謂人綱人紀人紀弗紀曷昭曷戒曷彰曷勗
哉作臨安府鄉賢祠記

七星橋記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粵
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

關索授鉞之區雖弁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狂谿狼
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倍蓰兩欽
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於樹
杪浮丘沉陸阻行李於荒途叱石誰感乎龜鼉成梁空
瞻于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黃一中厥徒周
陽泰雲遊戾止喟然歎云高下必因乎丘澤朝夕恒倣
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隸千章饒地產之名材
人心若堅神功可冀矢磨杵成針之志傲折梅寄稿之

靈雉獮刊林鳩僇鏤岳淬茲寸額礪彼羣徒高義動萬
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刀布出翳薈而壯結構剗頤
莖以施輿杠鴈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闌風
伏雨無虞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楮銀漢以橫
陳雪浪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輸載氓不褰裳陽侯
驚波易為方軌馮夷浸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潭於黃
河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於黑水身乘博望之槎
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

之景行歟奠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之口
碑隱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績可俚言耶
郁之文爰鏤貞珉匪溢華衮薄言觀者勿替引之

雲局記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
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
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
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無

雲則無以為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為實乎實者為
花乎無花則無以為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為禮無博則何以為約今之語學
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
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為雨奚為雲之擾
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為實奚為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
不能捨博而徑約況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
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

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貴矣請終身誦之

碧峽精舍記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峽以山形似秦峽關受此稱爾高峽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錄古定曰碧峽慙獻疑於楊子曰茲峽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

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太原狄名則太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於人名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奧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太鹵伊緩矢胎而從太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蠻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

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
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碌碌而為碌
賸呂閣而為呂合金浪巔之為丁當丁瀾滄江之為浪
滄江也不止嶢之為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
雅俗而博陋之心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
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閱子明習當世茲名也固
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
夫臨睨眺聽之美薈蔚清泠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備矣

郭門雙節記

叅戎雲屏郭公廷用楚之長沙茶陵世家也嫡母蕭氏以三十一歲實所天生母許氏以十有九同守孀操是時雲屏方在蓍室二夫人毓遺腹以至成童又遭家難豪仇侵誣欲加陰害甘心焉二母曰祖爵不可墜也釐其家貲賄以藩身幸脫我仇之疾雲屏甫五齡得從優給之例十六歲陰世爵二母慈愛於閨中而嚴囑夏楚於師席以抵學成中武進士前列嫡母以三十例格於

旌典而生母十九例得之而壓於嫡雲屏孝思之誠未
得一伸乃甲寅歲視篆蜀閬百廢興而積弊剗部曲諸
武弁皆洗心依歸嚴明文雅兩臺交薦及膺簡在陟迤
西川貴左將侍慈幃還楚求終養入奏未允戊午春方
命駕永寧時有邊警又值明堂大廈掄材之役公私劬
勩公處之裕如兵不煩而武遏民不瘁而事集兩省賴
之而雲屏愛日之念未忘也一日以其事語定水馮子
馮璇曰吾遊於楊升翁之門翁史氏也一言垂於竹帛

比之前代衛風栢舟之詩劉向烈女之傳播榮名於百世興旌表綽楔之典同顧不韙歟雲屏喜曰是吾志也此可以發吾二母之潛德矣慎也既雅重雲屏之孝思敢愛不腆之辭以裨風化乎作郭門雙節記

內江蕭氏雙節記

內江蜀之望縣也蕭氏內江著姓也雙節者何庠生之慈母陳氏御史蕭世延所生之母李氏也陳李者妯娌也皆喪所天而葆貞植孤以亢蕭宗故曰雙節云陳富

順縣人年十九來歸巡檢蕭騰七年而騰卒陳僅二十
六歲且未有子正室陰氏之子世建甫十一歲未幾陰
氏繼卒陳誓志孀居有欲奪其志者陳泣曰吾一移所
天孤子將誰撫蕭祀猶矣乃躬躬然厯翼翼然藏以世
建為命償銀釧市書冊勸以學世建長為受室余氏余
復天卒遺幼孫曰衡年始六齡又以衡為命益拮据治
絲綢營粟布形影相依自黃口至白首今則六袞有五
矣李氏邑之梧桐里人年十八歸贈監察御史蕭公露

生子世延九歲而露卒嫡吳氏日相持而飲泣曰町町孤孺生將奚托盖虞李之少不安其室也李矢之曰孤在我之懷日在天之上寧死蕭牖下忍悖三從訓乎與吳相依食然後食寢然後宿以其子若吳出吳亦母之如已出經畫內政井井中度雖頻遇荒曠而婚喪慶弔內宗之週助無廢禮至於教子務底於成蜚騰竟如其願則造物之報匪忒矣嘉靖庚子壽終以子貴贈太孺人陳亦為部使者行縣扁其堂曰貞節一時雙節并曜

同門邑里上其事於當路當路大夫屢核其實會上其事于朝表宅植楔有日矣嶺南少卿東洲李公邦直狀其行作雙節傳且曰堂前之陳斷臂之李青史所紀彤管有煇焉然皆為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聞也皆異地者也而一門未之前見也皆異時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紀也歎其難乎置其傳乎慎毋族內江旣稔聞其事又讀東洲傳偉其文撫卷而喟曰是幽足以動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倫移風俗可傳可記可詩可頌劉向

之籍僧繇之圖栢舟之風陶嬰之歌何以加焉乃略舉
大綱以為斯記以附蕭氏世譜及內江邑乘他日國史
下採大書特筆尚有考于余言慎也嘗從事於史局矣

升菴集卷四